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第三十回 壺中天知三呈駢體 春影樓秋鶴會靈妃

秋鶴回寓，心中殊覺爽適，一宿表過。次早友梅便來務要請他到華■山舍一敘。秋鶴道：「我已兩次過訪，還不能一見，可知與我秋鶴是無緣的了。昨夜弟回到寓裡，有一位同寓的有一本花榜，到是配這位蘇先生第一，評他文章魁首、仕女班頭，又是纏綿，又是風雅，這是文人阿好的通病。大約你們也被他這張花榜所惑，同見善不及似的，我今日還有別事，謝謝罷。」友梅見秋鶴執意不去，只得來同知三商議。知三道：「有韻蘭做的四六文，同詩稿在我這裡，你去邀他來試試再說，我在酒店等他。」友梅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重到巢雲棧，說：「你不去也就算了，知三請你到壺中天酒店吃葷菜，你去不去？」秋鶴笑道：「這個有什麼要緊，就走走何妨。」友梅道：「這麼著，就去罷。」秋鶴於是換了一件衣服，喚棧司鎖上門，同友梅到壺中天來。知三連忙讓坐，笑道：「酒吃不吃？」秋鶴道：「燙兩四火酒，大家吃罷。」友梅道：「葷菜下了鍋麼？」知三道：「他們煮去了。」因笑向秋鶴道：「你向來是青樓中的癡蝶，這回子為什麼改起性情來？」秋鶴道：「馬齒加增，蠶絲易縛，自憐身世，坎凜相遭。若欲將白屋之酸儒，擲黃金於虛牡，非獨支持無力，抑恐驚燕笑人。且彼美易逢，多情難得，何必勞精竭慮的作護花鈴呢？」知三道：「這麼說，你蘇先生那裡是不去了的，別的地方你去不去呢？我給你一件東西看。」說著，便將桌上的包拆開，把一本詩稿取出來交給秋鶴，說：「這個詩好不好？裡頭還有一篇駢文呢。」這時走堂的送上葷菜羹來，秋鶴一面吃，一面看題箋「幽貞館詩鈔」五字，只有第四卷一卷，秋鶴看時，覺得吐屬清新，風流大雅，內有題日本女子小照六絕句，次夢花生原韻云：蓬島奇葩別樣紅，恰教抬舉到東風。分明此是瑤台種，占斷情天十二重。生涯神女還疑夢，夢影遙飛海市樓。

底事驚鴻好風格，不隨桃葉上輕舟。劫數摩登倍悵然，與誰共證有情禪。瀛洲小現華■影，留補生前未了緣。刻翠裁紅寫豔詞，感甄一賦逞才思。文通自有生花筆，載憶春風結夢時。間從畫裡覓真真，一幅生綃著色新。隱約春魂呼欲出，不將紅豆擊吟身。影事模糊指鵲橋，思量一度一魂消。崔徽捲作深情貼，鎮日相隨慰寂寥。秋鶴笑道：「是他的筆墨麼？比環姑還好幾倍呢。」又看下行一首題云：有勸稍賤聲價以合時宜者，賦此答之：分明心事怨飄蓬，北轍南轅各不同。南國夭桃紅萬樹，任他開放逐東風。

秋鶴笑道：「骨格到是力爭上乘的。」知三道：「好不好？」秋鶴道：「到也難得。」知三道：「你再看這篇駢文。」秋鶴因朗誦云：

瑗識君久矣，沈約腰瘦，平子愁重。冬郎善恨，楊朱易愁。關隴鼓■，攝其魂魄，沅湘蘭芷，助其鬱伊。雖廣眾扛毫，良時嘯侶。翠袖雙舞，金樽四飛。人皆賞仁，君獨志，既。蓋其遭逢乖舛，身世艱屯。司馬單門，文章失色，趙壹奇窘，琴書不歡。翟公少友，將伯無助，年年食客，莽莽天涯。游子雙淚，才人孤緒。青衫瑟瑟，碧海深深。故其幽怨纏綿，壯心憔悴。本其志趣，發為歌吟。每值春曉啼鶯，秋宵訴蟀，客窗影寂，羅袂夢涼，美人不來。之子遐棄，功名遲暮，意氣牢結。於是紅豆言情，綠麼奏怨柔翰，晨弄瑤琴。夕張白石九宮清響激魄，金■二等，哀音斷腸。

秋鶴極口贊道：「六朝名句，就是上頭的翠袖雙舞，金樽四飛，也是凝煉活潑，我輩還一時做不到，乃出之於香口，真是天生的妙才！」又讀云：

其或涉江彩秋，登樓感舊。琵琶四座，裙屐千觴。眉語橫兜，萬花欲笑。

便拍著桌子立了起來道：「好一個橫兜！真是千錘百鍊的警句！」又坐了念道：

心聲甫吐大地皆春。

遂又高拍起桌子來道：「仙乎仙乎！不食人間煙火矣。」把杯子裡的酒都潑出來，知三道：「再讀下去。」秋鶴道：「我要跪讀了。」又念道：

而況情懷杜陵蹤跡，王梁古憶。眷眷鄉思，綿綿穎怨苔哀，通乎素臆。商清角重，付之紅牙，宜乎抽秘必妍。運思獨苦，詞標騷屑，誠張說之珠，李賀之血也。瑗火宅埋蓮，塵天飛絮，彩鶯寫韻罕有解人。蘇小凝妝，還期知己。幸遇君子，微及無言，敢作金鍼，不為哇引乎。少年易逝，名士可憐，歡夢成煙，柔情似水。

遂歎氣道：「友梅，我讀這兩句，就想著借餘春館，能不令人銷魂呢。」友梅道：「他這個一段，似乎將要嫁人，與做騷詞的人恐怕以前有些瓜葛，今日似不能如願相從的意思。」秋鶴又念道：

瀟湘萬里，定憶汪倫。瀛海三山，終違徐福。依劉今日，感崔明年。芳草離魂，桃花人面。

秋鶴就垂淚起來，說道：「斷腸句子，宛轉低回，令我不能卒讀，為之奈何。」因歎了一口氣，又念道：

前身明月，莫忘本來。再世玉簫，相期珍重。

秋鶴竟哭起來了，知三、友梅也陪著下淚，停了一回，秋鶴道：「這位姑娘有這樣的生死纏綿，我願送個門生貼子，今兒到必要見他的，他若不見，我就那裡等，等到明年總好見著一回。」因又念道：

為君作序，不禁惘然。

秋鶴道：「真是洪北江小品，後面一段，沉痛欲絕，我不過文理粗通，就是作詩，也不過應酬而已。豈知有這樣天才，便鑄金事之，也不為過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現在心服的了？」秋鶴道：「非但心服，還要去見他一見，請你引道引道。」友梅笑道：「你也有佩服的日子！」秋鶴笑道：「只怕是你們鬧鬼，不是他做的。」知三笑道：「是我們哄你，你不去也罷，我們是要去的。」秋鶴笑道：「無論是真是假，我總要去見過一面，方才心死。你們幾時去？到我寓裡來一趟，一同去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既要去，只好替你拉皮條了。」原來南邊的土語，青樓中介紹，謂之拉皮條，友梅道：「三點鐘我們到你寓裡，你候著。」於是彼此訂定，知三下來付了帳，方才分手。秋鶴一個人獨自回寓，方進房中，棧司送上一封信，說老爺出去之後，有一個人將這信送來，立等回復，這個人還在那裡呢。秋鶴把這信一看，面上寫著送巢雲棧韓老爺秋鶴密啟，幽貞館緘，立候示復。秋鶴且不拆信，把這個人喚來，說你是幽貞館的人麼？來人上來打了一個千說道是，秋鶴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來人道：「小的叫龍吉，好像同老爺面熟。」秋鶴笑道：「胡說，這封信是那個寄的呢？」龍吉笑道：「蘇姑娘叫我來請老爺的，說道立刻就要請過去，不去，乃他自己來請了。現在請老爺的馬車停在外邊，叫我跟了老爺一同走的。」秋鶴倒疑惑起來了，因道：「你在外面等一回。」龍吉去了，秋鶴想道：「什麼緣故，他反來請起來，且這樣要緊，自己破了鈔把馬車來請我，天下但有移船就岸，沒得移岸近船的道理，我且把這信看了再說。」便拆開來，只見上寫著：

德感重生，會惟一面。屢思寄雁，難問淒鶯。幸薄命之猶留，喜多情之無恙。神仙鶴駕，竟到申江。殆天不欲依之負心，而有此良覲也。別後之事，如一部二十四史，無從說起。請即過小園，當閉門促膝，作十日談。巢雲寓居不便，請面晤後再將行李遷移，特遣油壁車，為大才人速駕。姍姍立待，勿少遲也。專泐即頌萬福。

晚香手奏，此信幸勿示人！二十一日早。

秋鶴看了這書，又喜又愛，又恨又悲，喜是喜晚香尚可相逢，愛是愛晚香學問十分進境，恨是恨自己不能始終保護，令其流落風塵，悲是悲天不生他於帝王富貴之家，坐享奇福，乃使含貞忍恥，陷入平康。三年以來，不知若何苦惱。我秋鶴所識的閨閣中人，自以翠梧為第一，然情勝於文，筆下是萬不及晚香。但不知晚香的情比翠梧若何？但我這個人，最怕鍾情，反不如他無情的好。我初到時候，大家爭說蘇韻蘭好處，又說他與我相識，豈知他就是晚香，但何以又叫起蘇韻蘭來呢？又想道：這種勾當，本是萬不得已的所為，想他求死無方，出此下策，故改了姓名，知三等均不知道，或晚香心中另有主見，也未可知。然賈倚玉不知現在

何處，還是尚未滿罪，還是目下同居？他叫我就去，我想當時見他一面，他在病中，消瘦得很。今日他或識我，我恰不認得他了。他的意思要我搬去，果是他的美意，惟知三、介侯一班朋友，又要笑我了。且不管他，見了之後，再作道理。於是把信檢好了，留下一個字條兒，交棧司，說停一回有姓舒姓喬的人來看我，你便把這字兒給他，請他就到綺香園來，棧司答應。秋鶴便換了衣，鎖了門，走出來，上車。直到綺香園內園門口，韻蘭已命佩纒、珠園、霄月三個大侍兒，隨著小蘭在九折廊等候。龍吉把秋鶴領了進去，交給三人，方搶步進去報信。這裡小蘭等把秋鶴看了一個清切，笑道：「姑娘等了長久了，再不來，他就要自己來請呢。」秋鶴把四個人看了一看，燕瘦環肥，修容■誇態，中有一個侍兒，眼梢起媚，尤為美秀而文非，獨笑露瓠犀，宛如編貝，就聽他一二言語，也頗不俗，因皆稱為姐姐，問了姓名，方挽著小蘭的手進來。到華■仙舍，只見一位美人明妝雅服，帶著似喜非喜似蹙非蹙的嬌容，鎖著兩道春山淡遠眉，凝著一雙秋水澄清眼，旁邊兩個小侍兒，笑嘻嘻的在那裡延擱，見了秋鶴進門，便端端莊莊上前叫了一聲哥哥。秋鶴看他一種親愛感激的樣子，要好到十二分，也便叫了一聲妹妹。忽然心裡一股酸氣，從丹田透入腦髓，流到鼻端，滲出眼角，淚珠兒也不覺自然流出。韻蘭已是把巾子在那裡拭眼。秋鶴只得勉強笑道：「妹妹可好？」韻蘭也不能答言，點點頭兒，就攜著秋鶴的手走，彼此同是無聲之泣。秋鶴到了錦香齋，覺得滿目迷離，想他雖然忍辱降心，能做到這個排場，也算出人頭地，又私心竊喜起來。

韻蘭進了垂花簾，忍了心酸，向眾侍兒道：「佩纒同我到樓上，你們去吩咐外邊，無論熟客生客今朝一概不見，只說我出門去了。就是韓老爺的朋友也請他在幽貞館坐。剛才吩咐的酒席要清潔別緻，你們就把我開的菜單看著他做，不許同成日家照例的樣子，酒就開我房裡藏的一壇花雕罷。筵席就排在樓上。」侍兒等答應著，佩纒已搶前去了。韻蘭微笑道：「我們到春影樓去談心。」因又引著秋鶴到春影樓來。只見五色輝煌，如臨仙境。一進了樓，秋鶴先叩頭行禮，韻蘭也盈盈下拜。見禮已畢，大家歸坐。佩纒送了茶，要替裝煙，秋鶴笑道：「姐姐請便，萬不敢當，我自來吸，姐姐替你姑娘裝罷。」韻蘭道：「就叫他裝也何妨？」秋鶴再三不要，佩纒只得讓秋鶴自吸，自己與韻蘭裝。秋鶴無暇賞鑒房中，一眼看著韻蘭真是林下風流，靈心仙骨。韻蘭也看著秋鶴，微笑道：「哥哥似蒼老了好些。」不覺眼圈兒又紅了。秋鶴勉強笑道：「身世不佳，精神耗蝕，妹妹倒發福了。」因又歎了一口氣，大家半晌不語。

秋鶴好似有數千萬句說不了的話在心裡，總說不出來，韻蘭也似有萬分感激想念的意思，當著面只是不能說。怔了一回，秋鶴強笑道：「罷了，妹妹的人，吾都知道了。我的人想妹妹也是知道，只是我自己不解自己。昔時妹妹同我這番情節，我也並沒見過妹妹，我就感服得不得了，好似前生有一段固結不解的緣分似的，竟至一肌一膚，一毫一髮，盡發出一種愛慕敬惜的意思出來，便是老子娘。」說到這裡，便咽住了，以為父母也不能如此敬愛的意思。韻蘭笑道：「文章一道，精靈膠固，總有不解之緣。自己也不能說出道理，只是哥哥這樣的心，固然容易感人，然而也容易受賺，總是自己吃虧的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弓鞋閣閣，湘君同碧霄、珊寶上來，笑道：「韻丫頭今兒到了心上人了，我等未能早來迎接，現在藏在這裡說體己話兒，我們要來做厥物了。」秋鶴、韻蘭連忙讓坐，韻蘭替三人通了姓字。秋鶴向碧霄道：「冶秋弟近有信來，說連獲勝仗，已經越級飛保，這也不奇，只是還有人掣肘，聽得蘇北炮台大營，不戰先退，有五個大統領不知去向，失去軍火糧餉可有一千餘萬，似此局面，粵軍勢雖勇猛，恐怕獨力難支。」說著秀蘭同月仙、文玉、燕卿也來了。於是讓坐通名。秀蘭告了一個罪，笑說道：「這姓麥的人，我向來看不起他，為何同了他來？」秋鶴道：「我也不過一面，現在我也得罪了他，恨得我很呢。」文玉笑道：「韻蘭姊姊同韓老爺幾時認識的呢？」碧霄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明兒閒了，我來告訴你們。」燕卿笑道：「韓老爺現從那裡來？一向聽得說最好遊歷，何不把一向的蹤跡同我們說說？」月仙笑道：「我們小香最喜講洋務，我也愛聽。」秋鶴笑道：「姑娘不嫌煩瑣，我就講講。」因將從前各事及同韻蘭酬唱見面各節說了一回。眾人也有驚奇的，也有歎息的，也有可憐的，惟韻蘭倚著碧霄把手中巾子掩淚。只見丫頭來回韓老爺行李取到了，請示下安放何處，韻蘭道：「就放在樓上來。」秋鶴向韻蘭道：「這個斷斷不敢，我還打諒住在棧裡，何故要搬進來？既這麼著，妹妹的地方，我斷不肯住。就是要住，橫豎相見日子還長呢。」韻蘭道：「不要春影樓，你想那裡？」秋鶴道：「前晚進來看見延秋榭倒很好，你賜我一席罷。」珊寶道：「你請他住在西間壁彩蓮船裡罷，後面就做書房，樓上做房，可以望遠，前邊一間還可以會客。」秋鶴道：「甚好！」韻蘭想秋鶴是避嫌疑的意思，也就應承了，便喚伴警道：「你就命人去收拾彩蓮船，韓爺的房安在樓上，早船內外間，同樓上的字畫收下來，要掛韓爺自己的東西。」因問秋鶴書畫帶來沒有，秋鶴道：「帶得不多，我自己去收拾。」因就起身，湘君道：「我們去罷，晚上再去看新房。」就笑著領了眾人去了。

珊寶、韻蘭同秋鶴到彩蓮船看了一回上下的房，韻蘭道：「我把守門小使丁兒撥給哥哥服侍，這個小使人還玲瓏。且把書畫取出來，我叫佩纒來辦差，一定妥當。我們會見了，我的事還沒告訴，到珊丫頭那裡談談去罷。」一面便去叫佩纒來。秋鶴只得把書畫取出，交給佩纒。韻蘭還吩咐了幾句，說擺設不全，到我那裡去搬些來，只要樸雅，不要堆砌。說著，就同秋鶴、珊寶到隔壁鏡心閣坐了。珊寶命丫頭倒上茶來，手巾伺候，因笑道：「你們二位結拜過兄妹麼？為什麼哥哥妹妹的這般規矩？」秋鶴笑道：「雖未結拜，而心中勝於結拜。」珊寶笑道：「哥妹之稱，殊覺太呢，當隨口稱呼，方為大方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倒也不差。」秋鶴道：「你我之稱，親固有之，恐致唐突。」韻蘭道：「規矩本在心上，不在形跡，若徒以外觀求之，便是近日官場的憲體了。」秋鶴想了一想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只見小丫頭擺上一個果碟兒，外一碟八珍凌粉白糖糕，一碟油炸雞肉鮮筍蒸卷，一碟新澄香糯掛粉蝦仁蒸圓，一碟細砂百果小饅頭。秋鶴笑道：「姑娘，你嫌我們客氣，你到客氣起來了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不如此，不足以敬我姊夫。」秋鶴、韻蘭大家面孔紅起來。珊寶自知失言，只得告了個罪，笑道：「你們莫留心，這是敬近鄰的，今兒結了緣，回來我也仰仗著心頭的肉呢。」兩人笑著，把點心用了些，就命收去。

秋鶴便問韻蘭病後的事，韻蘭方把近年的遭際一一的告訴起來。大家傷感一回，痛哭一回，忽傳介侯、知三、友梅來了，丫頭揭起門簾，讓他進來，知三笑道：「秋鶴你好，怎樣受罰？」大家讓了坐，倒了茶，手巾伺候。秋鶴笑道：「今日罰我做東道主如何？」介侯道：「你說不認得，怎麼快腳猴子倒先跑了來？我們到你寶寓，連行李全搬來了。也沒見這等性急，累得我們奔來奔去，到了幽貞館，又說在彩蓮船。又是佩纒在那裡替你收拾房屋，說道你在這裡，我就聽見你們哭哭笑笑的，不知講些什麼？也沒見玩這個地方，一見就這樣親密的，你到底如何認識這位蘇學士，須從實招來。」秋鶴笑道：「這個情節，真是意外，一時也講不了。」知三道：「你就約略講講。」珊寶就把以上的事略說一遍。友梅笑道：「不差的了，我一向冷眼看韻蘭，本來不像風塵中人，原來有這些淵源。」知三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我們還是老親呢，我先曾祖同汪府上一嚮往來的。聞得有一位汪敏之，不知景霄先生的何人，他與先曾祖最契。」韻蘭道：「聽得先君說過有一位叫穎之的，是近族的曾伯祖，這位敏之倒沒聽得，大約總是弟兄，代遠年湮，且我又生長在外的，那裡知道。」友梅道：「親戚總是親戚。」知三道：「這麼說起，今日倒認了表妹了，再表上三千里，蘭生、伯琴都好認親了，我們一向唐突，幸虧沒有夜廂局，否則真是笑話。」韻蘭向知三啐了一口，秋鶴道：「你總是信口胡言，我告訴你，他到這個地方，也是無可如何，你們也應該替他瞞著。見了別人，莫說他的真姓名來。就是以後到這裡玩，也不過借他的地方，文酒聚會，倘然當他風月場似的，我秋鶴就不能領命了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太過，我們這裡玩了幾回，一向守法奉公，你問問你韻蘭，可是不是？這回子又認了親，更當格外的留心，只要你自己保得定，潑翻了醋缸也沒用的。」秋鶴正色道：「神天在上，我秋鶴倘有污襲韻蘭的心腸，後來不得好死，有一刻不敬愛韻蘭的心，也立刻就死。」知三笑道：「罷罷，何苦這麼猴急，臉上的筋都暴凸出來，罰沒用的誓。」秋鶴道：「你不問自己話硬人，倒說我不是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你們也不用爭，只以後體諒些就是了。」只見佩纒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房間收拾好了，請大家去看看。」於是眾人過來看了一回，果然位置精雅，秋鶴向佩纒作了一揖，笑道：「費姑娘的心，來生替姑娘歿石碑。」眾人皆笑了，佩纒笑道：「也不要韓爺歿碑，只要求一塊胸前的肉。」知三要說話，只見伴警來請，說酒席已擺好了，馬姑娘同玉姑娘都在春景樓等。

韻蘭遂去喚了丁兒過來，見了，給秋鶴嗑了頭，叫他把門鎖上，然後領著眾人過來。一一與馬姑娘玉姑娘相見了，韻蘭道：「阿呀，你們二位來，中國菜是不慣的。」馬姑娘笑道：「吾們這回來專要擾你的中國菜，你們這魚翅三絲是最好的，我吃了這菜，已經夠了，玉姑娘本來吃慣中國菜的。」韻蘭笑著，遂命捻熱手巾擦臉，燙上酒來。知三笑道：「今日到底誰賓誰主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今日擾我，明日秋鶴做東。你們今日也不用邀局，所有園中的姊妹，通我來請到。」友梅道：「秀蘭不用你請，我必要轉個局方好。」韻蘭道：「你這一轉局不好了，燕卿妹子也必定要介侯、知三轉局的，你不如改日在秀蘭處請秋鶴罷。」知三笑道：「你這生意也太要做了，這回子又替秀蘭想這個法兒，回來又要替燕卿招攬，我們總要失財，不破些鈔，你也不肯放我們過去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待秋鶴明兒先請你們，然後你們還請何如？」一面說，一面命龍吉去分請各位姊妹。一會大家來了，惟文玉、燕卿、素雯出局在外，須停一會方來。韻蘭便請秋鶴坐了首席，友梅第二，馬利根第三，玉田生第四，秀蘭第五，冷柔仙第六，第七第八備林金的坐位，是東首一席；西首一席第一是介侯，第二知三，第三幼青，第四湘君，第五碧霄，第六白凌霄，第七珊寶，月仙第八，自己末位是西首一席。一一的敬了酒，秋鶴又與柔仙、幼青彼此問了姓名，隨意說笑，知三笑道：「韻蘭，你今日的菜精緻極了，明兒秋鶴在那裡請，也要點菜的。」秋鶴道：「我打諒在彩蓮船，不過上菜不大容易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不要忙，就請珊寶姊姊辦菜。他比我更考究呢，送來也近。」珊寶笑道：「秋鶴要你照料呢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姊姊就替替妹子罷，我把秋鶴薦給你。」秋鶴笑道：「橫豎姊姊姊妹是一樣的，譬如珊寶姑娘請客，借我地方，也可使得。」介侯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秋鶴這酒席，又要黏到珊寶身上了，算計好不好？我們倒沒處佔便宜呢。」柔仙笑道：「介侯、知三有林姊姊呢。」說著，只見燕卿、素雯進來，向柔仙笑道：「你背地裡又說我什麼？」眾人連忙讓坐，秋鶴又與素雯通了姓名。珊寶笑道：「知三要在林姊姊那裡請客，柔仙妹妹替你說法呢。」燕卿笑道：「多謝費心，他是假癡假呆的，你理他？」素雯問知三道：「伯琴回來麼？」友梅道：「還有四五天。」因問韻蘭道：「天香深處收拾好麼？」韻蘭道：「本來收拾好的，聽見他們自己有東西，只要換過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只見彩虹樓打發人來說，兩位兵船上的兵頭在那裡，說是新來的，要見馬姑娘。馬利根便立起來向秋鶴、韻蘭及一切人告了失陪的罪，匆匆去了。韻蘭也不便苦留。

馬姑娘去後，文玉又到，與秋鶴見過，換了杯箸，坐在馬姑娘的位上。秋鶴看座上群芳，都是一時美選，心中自是歡喜，但雖與韻蘭談過彼此遭逢，然自己愛惜韻蘭的意思，當著眾人，終不能談到深處。韻蘭也知秋鶴的心是愛他，然因秋鶴有這個心，自己倒只得與他規矩，不能十分親近了。

看官大凡男女之愛，最好是如淡實濃，如疏實親的境界，心裡實欲相親相近，而口裡說不出，面上露不出，反將恭而有禮的神情施之於極親極愛之人。心中雖似親近，形跡倒似疏遠了。俗語說的上牀夫妻，下牀君子，若要親而能敬，須兩樣相兼，總而言之，男女肌膚相合之際，無論不能形容的狀貌，不能表白的心腸，到此地位，總可以感通發洩。只怕流而忘返之人，到親近之後，便漸漸的■■起來，以至求全責備，無所禁忌。天下夫妻反目，都是這個流弊。故最好親的時候親到極處。女人為我的話，都當銘石書紳的，平日則大家體諒，相敬如賓。夫婦到這個樣兒，真是人生至樂。這時候秋鶴、韻蘭本是極欲相親，只因愛之至，變為敬之至。韻蘭體了秋鶴的心，也只得一味彬彬有禮，是彼此極欲相合，而反相離了。然而韻蘭也有一個要與秋鶴親近的心思，或便借肌膚之愛，訴衷衷腸，但秋鶴既已如此敬我，我不好把容易親近的性情流露出來。豈知秋鶴也是有這個心，不過欲思一近肌膚，借肌膚之愛，表肺腑之愛，至於污褻美玉，真個銷魂，恰並無此意。這是秋鶴生成的呆性，這話說出來天下人誰也不信的。兩人方在呆想，眾人都不甚理會。惟湘君、珊寶暗暗點頭，湘君知道前生的因果，珊寶體出他兩人的性情。碧霄雖知兩人經歷，於這個上頭，恰不甚措意。秀蘭雖也細心，究不及碧霄所知之確。其餘更覺毫無體會。這個時候，素雯先要猜拳，柔仙恰要行令，原來冷柔仙、白凌霄就是以前所說詠霓班裡的女伶。二月初九搬到園裡，住在桐華院，分隔南北兩家。當中側門開通，以便出進。

凌霄是一個武旦，身體輕捷，言語俊爽，口直無心，所居地方曰英爽齋。柔仙是個貼旦，多病多愁，性靜默，量窄善疑，所居地方曰湘痕館，皆韻蘭所題也。柔仙蒙蘭生所賞，故進園這日，蘭生特起了清早，到他班裡會面一次，正值祖母開弔，故叮囑了一番，也就回去，這個時候他要行令，素雯不肯依他，知三道：「你們不要爭，令固然要行，拳也要打，且先讓素雯打過通關，柔仙再來行令，但仍當請佩纒來作令官。」於是當中另放一張茶几，命佩纒坐了，兩席的菜隨意送些去。伴馨在旁斟酒。佩纒先請素雯猜拳，每人四玉杯，大約每杯容酒二兩光景。素雯便同每人打起來。只聽得鈸聲叮叮當當，打了一通，共六十四杯。素雯到底贏了五十二杯。只輸十二杯。知三、友梅、凌霄、柔仙、文玉、湘君全輸。秋鶴道：「柔仙要行令現在通關完了你就宣令罷。」佩纒道：「吾做令官，冷姑娘說了令的名兒，我先來起令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個也不必，柔仙既要行這個令，就叫他起頭，你就監令罷。」知三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伴馨斟了酒，柔仙喝了，便向眾人道：「我這個名改錯詩句令，先念一句成詩，故將句中一字念差，問何以念差的緣故，便另引一句詩，證明差字的緣故。先斟酒三杯，有理者，眾人共飲，無理者，本人獨飲。我今喝了，就宣令了。」便念道：

白居易詩，竹亭陰合偏宜秋，問偏宜夏，何以云秋？答云：楊允孚詩，因秋比江南分外佳。」

眾人笑道：「倒也別緻。」柔仙道：「我這兩句，因大家恐怕不甚熟悉，所以說明出處。但大家常見的句子，便不說出處也好的。」凌霄道：「現在怎樣排下去呢？」佩纒道：「也是順著排下去，末了兒我來收令，好不好？」玉田生道：「也好，但是我不懂，只好罰酒了。」幼青道：「不論什麼，你說一句兒。」玉田生想了良久，說道：「只得蜂蝶紛紛過牆去一句，沒得上句。」柔仙道：「沒得上句，只好罰了。」玉田生只得飲了三杯。輪及西桌上碧霄，碧霄道：

仙風入骨未凌霄，問已凌霄，何以改未字？答云：因身無彩鳳雙飛翼。」

湘君道：「好把未字暗暗解釋。」珊寶道：「大家快乾令酒，我已有了。」因念云：

陸游詩，芭蕉綠潤偏宜粉，問明明是墨字，何以云粉？答云：因詩被催成墨未濃。」

佩纒笑道：「好個詩被催成墨未濃，大家飲了。」韻蘭接念云：

絳仙才調女班昭，問明明是相如，何以云班昭？答云：十年前已薄相如。」

秋鶴道：「好極，我格外賀一杯。」知三、湘君大家看著秋鶴一笑，也並不說什麼，輪到凌霄。凌霄道：「我不能說這文話，要我多喝幾杯，倒可以使得。」遂飲了三杯，交令。湘君便念道：

騎虎上揚州，問明明是鶴，何以云虎？答云：烹茶鶴避煙。」

知三笑道：「現在輪到我了，只是沒好的呢。」因飲了酒，念道：

映階碧草自秋色，問明明是春色，何以云秋色，答云：春色惱人眠不得。」

珊寶笑道：「燕卿姐姐在那裡呢？」燕卿笑道：「你這麼規矩，為何要借我這個東西？」知三笑道：「借的什麼？你同我說。」珊寶紅了臉笑道：「燕丫頭，你告訴了人，我一輩子不理你！」知三愈要考訂起來，急得珊寶走來要打知三。燕卿笑道：「你服不服？」珊寶道：「知道了，我從今不信你是好人。」佩纒道：「我們行令，你們這般胡鬧，要罰酒子。」珊寶只得歸坐，介侯接令道：

陸游詩，彩茶歌裡秋光老，明明是春，何以云秋？答云：年年最愛秋光好，也是放翁詩句。」

佩纒道：「也好，大家喝酒罷。」眾人飲了，幼青道：「我雖然有了兩句，恐怕不好，念給你們聽，要罰不罰？」因念云：

勸君更盡一杯茶，問明明是酒，何以云茶？答云：寒夜客來茶當酒。」

佩纒道：「這個已老了，要罰。」幼青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有這個現成的，我不願罰。」韻蘭道：「雖然你不知道，到底是同的，一杯總要罰了。」秋鶴道：「雖然是同的，到底他費了許多心思，要他罰怎肯呢？我罰一杯罷。」便一飲而盡，友梅接令云：

蘇軾詩，疏林野色近蒼茫？問明明是樓台，何以云蒼茫？答云：多少樓台煙雨中。」

秋鶴飲了門面酒，便念云：「

郎士元詩，此心期與近人同，問明明是昔，何以云近？答云：昔人已乘黃鶴去。」

珊寶道：「好！」湘君笑道：「昔字應改美字，方為貼切。」

碧霄把韻蘭看著笑了一笑，柔仙、凌霄要問美字的緣故，湘君笑道：「你去問秋鶴。」碧霄笑道：「還是問韻丫頭到知道呢。」佩纒道：「你們又要議論了，放著令不行，文姑娘快些接令罷。」文玉道：「請我的先生代債，好不好？」友梅道：「誰是你的先生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不知道麼？他現在與燕卿姊、幼青妹妹、玉姑娘同學堂學做詩，從了兩個先生。」知三笑道：「到底從誰？」韻蘭方欲說出兩個人來，只聽座上一人道：「玩意兒，你們信他說話。」未知座上說話的何人，盍將下章取閱。